

## ◆微观安庆

## 水乡石库嘴

徐名发

石库村地处怀宁县洪铺镇东南面，南临皖河与七里湖襟带，西被冶塘湖（今东圩）环抱。在冶塘湖与皖河的连接处，有形似狮象二山对峙耸立形成的天然豁口，古称“狮象把口”。皖河从大别山深处一路奔来，到了狮象把口，转而变成了一马平川的阴柔湖滩，绵延十多公里，直达安庆城西汇入长江。

在狮山南侧有一长条形石矶，犹如狮子的尾巴伸到了皖河中，人称“石库嘴”。在这里，住着两大姓“徐”“程”，故称“徐家墩”和“程家墩”。两墩合围，怀抱着一弯沙滩。每当春回大地，辽阔的河滩立时返青，皖河就像一条银蛇逶迤于绿野之中，五颜六色的小花，一簇簇一片片竞相开放；夏季汛期，皖河则被掩藏到湖水之下，湖光映山色，碧水凭鱼跃；中秋时分，水落滩现，蒿草复茂盛，鹭鸥翔集嬉闹；冬令时候，凛冽寒风吹草黄，鸿雁候鸟掠境忙，独特的四时风光在此交相辉映。

## (一)

石库嘴，顾名思义，自然是石头多。家家户户屋基前后都有用块石高高垒起的石坝，田地也都是用一条条的石坝围成的梯田，所谓“湖水漫岸真旷放，石坝围墩自从容。”

在石库嘴后面的狮子山之臀形部位，原是高耸的石山，其石质不是很坚硬，易于开采，且紧贴皖河岸畔，水运便利，于是，四乡八邻人们建房、护堤、修田、筑路，都来此采购石头。日久，这里便被称为了“石库”。

千百年来，因石库嘴依山临河，耕地少，先民们维持生计主要靠置船跑运输或摆渡或捕鱼，再就是利用水运便利开油坊和采石厂。

1938年6月，日本侵略军为攻占武汉，先行侵占安庆，图谋利用安庆飞机场等设施，对武汉发动攻击。为修扩建安庆机场，日军看中了石库嘴的石头，差遣汉奸炸山取石。听父亲说，侵略者采石很是野蛮，在石山顶部打一巨大的炮洞，塞进上百吨炸药，炮声响起，地动山摇，一炮把石山的三分之一给炸得四分五裂。几十吨重的大石块，都被抛到了百米开外的湖滩上。遮天蔽日的烟尘中，腾空四散飞溅的大小石块将附近田地的庄稼砸得稀烂，村民的房屋更是被砸得千疮百孔，还有来不及逃离的村民被砸伤。后来，日军又打了第二个炮洞，好在还没等到开炸，就投降了。

1970年代初，安庆东边的广成圩马窝段受江水长年冲刷，塌方严重。为保护堤防安全，怀宁县政府特组建民兵连，又从石山脚下开挖了二百多米长的人工河与皖河贯通，集合县航运站二三十只木船，用两艘拖船组成两支船队，载石抛江，堵御塌方。历时十年，石山炸平，旧日石山变成了永久的记忆，现竖在狮山腰的电力铁塔莫不如石山之高。

## (二)

皖河干流由西向东经过江镇后，就穿延于湖滩中间，唯在临近石库嘴上游几百米处，好像被狮象把口所吸，几成九十度折弯向北。直插到冶塘湖口后，又似被吐出，再成九十度拐弯向东，继而紧贴着石库嘴奔流而去。因河面临着

石矶，无泥滩，且水流湍急，不淤积，是浑然天成的水域码头。在石库嘴乘船，可上通九江至武汉、宜昌，下达安庆至南京、上海。在无现代交通工具的年代，石库嘴成为皖西南人们通江出行和货物运输的重要码头。

少时，每到丰水期，湖中白帆点点、百舸争流，河岸边桅樯林立，停着一排排渔船、木帆船。在小山脚下呈东西向曾建有一长排，中间带走廊的十多间房子，那是县里专门设立的皖河航运管理站，负责调度安排全县的内河运输计划。枯水期，航管站在站前的湖滩上，修船又造船，整日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和嗤嗤拉锯声不绝于耳，喧闹非凡。

因货物转运发达，儿时我家的房子被洪镇乡供销社租用，做了百货物资仓库；我家隔壁族侄传智家的房子也租给了水产公司，专门收购渔民捕获的鲜鱼。皖河捕鱼主要在丰水期，有张网、撒网捕鱼的，也有拉大网捕鱼的。到了中午时分，渔船纷纷靠岸，将鱼送到水产公司，水产公司门前堆着一堆堆的大鱼小鱼。那时没有冷冻设施，收进的鱼只能加工腌制，晒成鱼干后，再转运出去。很多村民就在水产公司里做工，干着剖、洗、腌、晒鱼的活儿。

枯水期，水落河床，船只抵达石库嘴后，就不能上行了。运往怀潜的货物，只能在石库嘴码头卸货，再从陆地转运。那时，每到秋冬季，河岸边摆着一排排的煤油桶，各类货物都用油帆布覆盖着，一堆堆的，场景很壮观。因陆路运输要翻山越岭，穿行田埂和崎岖道路，运货的人们就用上了独轮车。在狮山尾部即另一个自然村落高老屋，有一山岭，叫新安岭。在东圩修建前的皖河枯水期，它是石库嘴通往怀潜腹地的主要通道。岭南面朝向石库嘴，先民们沿着沟壑，用块石铺了条陡道，有百米多长。当独轮车满载货物越岭时，一辆车要四五个壮汉合力抬推，才能过去。岭头上曾建有一亭，为驿站。岭北面坡则平缓，自上而下一条土路伸向田坂，通往乡里及四面八方。这条千年远古驿道，被无数人经年累月踩踏和车轮子碾轧，阶石被磨得光滑如玉，还有那深陷的轮沟痕，记刻着沧桑岁月和那些至今还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因陆地运输费时费力，在皖河上游潜山、太湖、望江等有溪流的地方的村民，就采用放竹排顺流而下运货。每到冬季，石库嘴河畔沿岸便停满竹排，放排人在石库嘴装货、歇脚。听父亲讲，以前石库嘴家家都到河岸“葫芦塘（宕）”旁边搭个草棚子开饭店，供船工和放排人吃饭、住宿。码头岸彻夜灯火通明，河中船、排进进出出。饭铺里商人、船工聚在一起喝酒、谈天说地，好不热闹！

一条皖河川流不息，两座青山傲然屹立，加上七里、八里、冶塘三湖相依，这些独有的地理元素汇而合一，构成了独特水乡石库嘴。如今的它，恰如一册尘封的史书，等待后人的注目。



石库嘴 徐名发 摄

## ◆微观安庆

## 九井溪的绿

孟宪策

九井溪发源于大别山南麓舒展的余脉，远远望去，几道绿色的屏障中，弯来扭去的溪影隐约可感。淡雾薄纱飘逸，布谷鸟隔空高叫，但见一波一波的绿浪从与天相接的山际逶迤而来。

村舍水口，高大的香樟四季常绿。暖风拂过几次，凝重的老绿上不知不觉中又爬满一层轻盈的新绿。新绿随风舞动，就像跨骑在父辈肩上的孩子，得意洋洋，乐不可滋，阵阵微风中好像能听得见他们嘻嘻哈哈的稚嫩笑声。老树新枝，是老少同乐，还是推陈出新，皆由各自的心境去领会和想象。

枞树的叶子单薄但结实，黑色的枝头颤动着一丛丛翠绿，绿得精悍。枫树则伸出手掌状的叶子热情地抓握着沾满

清香的绿，板栗树油亮的叶子一身富态，绿得那么宽厚而敦实。竹林和树林的绿交错勾连。树林的叶子密密层层，绿得健硕，就像北国大汉；竹林的叶子细腻如诗，绿得温柔，宛如江南秀女。山湾里破土的竹笋随处可见，它们恣意向上溜蹿出一条条光洁的绿，把森林的生机彰显得淋漓尽致。苗条的新笋不安分地甩开厚实的箨叶，阳光下的笋杆光润得像少女的手臂，笋杆的绿愈发饱满，愈发鲜嫩。一棵棵高高的绿笋昂头向上，就像春汛中洄游的鱼儿，仿佛争相钻蹄出这层层绿浪，啪啪的拔节声依稀可闻。

低矮的秤砣树招展着白花点缀的亮绿，连老实巴交的灯芯草也在炫耀着一蓬蓬的深绿。信步溪边，溪水的叮叮咚咚和虫鸣的吱吱伊伊交织，溪边的野草绿得更加安详。抬眼四望，两岸浓浓淡淡的绿，把阳光衬托得格外明媚。一树一树的绿，一大团一大团的绿，绿得蓬松，绿得欢快，绿得连鸟的叫声都像浸透了古典的幽雅，仿佛人世的喧嚣霎时间都能被这眼前的绿所溶解。

阳光沾染满绿，从树叶的缝隙中滴漏下来，仿佛把这盛春山林的绿滴全都溶解在里面，因此绿得十分明亮，十分柔和，十分饱满。阳光滴落在女人们被山风扬起的衣衫上，女人们的身姿格外曼妙，滴落在男人们壮实的胸肩上，男人们的气息更加深沉而坚定。

水因清澈而深绿，这是一种透明的沉静绿。青苔低调的绿，水草柔顺的绿，岸边灌木有点轻狂的绿，田枞树和它的朋友们庄重的绿，都在她柔若无骨的蛇腰般的舞蹈中媚态轻颺。激流瀑布，飞珠溅玉。珠玉上是舞动的绿，眨眼的绿。它们变幻的身姿浸染着两岸灵气十足的绿，在布满绿苔的崖石上嬉戏洒落。三五只白鹅，谁家勤快的麻鸭，大清早就呼朋引伴，慕绿而来。清冷的绿，热闹的绿，偏僻山野孤独的绿，都在这细细又绵绵不绝的潺潺流水中融合成一曲透明的绿的旋律。这旋律卷起你纷繁的思绪，顺游而下，清越成趣。

不经意间，湖光映衬着浑厚的柔绿穿过树林的空隙扑入眼帘。绿浪粼粼，白光闪烁，那是九井溪下的人工湖。散碎波光下的湖水，绿得突兀而张扬，清风拂过，百灵鸟飞驰掠过，顿感一切都生机勃勃。

